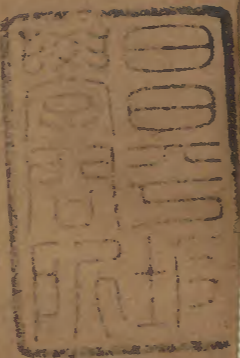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百八十八之百九十二

巳十



漢書門類	
一五八號	函
一〇八架	冊
一〇〇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一五八
函	一〇八
冊	一〇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60)
函號	294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不刊

藏書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八

淺草文庫

經籍考 儀註

宋鄱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馬 端臨 貴與 著

孫氏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檢校左散騎常侍孫日用撰周顯德中博士後仕本朝開寶時作此書

杜氏四時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山陰杜衍世昌撰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陳氏曰司徒兼侍中相臺韓琦稚圭撰

橫張張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張載子厚撰未有呂大鈞和叔說數條附焉

經籍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崇禎三年重刊

漢書門			
一	一五	一五六	一五六八
〇〇	五	〇八	〇八
冊	架	函	號

朱子語錄曰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
伊川程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程頤正叔撰首載作主式
伊洛禮書補亡 伊洛遺禮

龍川陳氏序曰吾友陳君舉為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袁道
潔游道潔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不及授士隆而死今
不知其書在何許伊川嘗言舊修六典已及七分及被召乃
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
書之散亡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
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
或者其書尚可訪也

又曰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禮僅存其一二今以附
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
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闕疑不全
之制豈必以是為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義之
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呂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京兆呂大防微仲正字大臨與叔撰
朱子語錄曰與叔集諸家禮補儀以儀禮為骨

范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范祖禹淳甫撰

溫公書儀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前一卷為表章書啓式餘則冠婚喪祭之
禮詳焉

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之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橫渠多
是古禮溫公則大槩 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

較優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温公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

先公曰温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禮婦見舅姑條下註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說也儀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此於禮為稍畧而未文公遂以為惑於陳

氏子走配後祖之說故以婦入拜祖先為未然此禮當考披而附亦儀禮說也儀禮三書天明以其班附公直用之此於禮為大遽檀弓明言殷練而附周卒哭而附孔子善殷而云

周已戚公於註文但畧言而不詳述蓋練而附公所不敢故耳大槩温公誠篤之學嘗於許奉世秀才書云自幼誦諸經讀註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從

之此其大指也

居家雜禮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

呂氏鄉約一卷鄉儀一卷

陳氏曰呂大鈞和叔撰

高氏送終禮一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高閱抑崇撰

四家禮範五卷

陳氏曰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於金陵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

陳氏曰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

朱文公家禮

朱子自序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蓋自始死以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之

楊氏曰愚按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婚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疎略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既沒而後出先生不及再修爲一定之威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闕典愚嘗與朋友讀而病之於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若祭禮祭始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超然獨得于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默與鄭註本義契合若深衣之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

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于後來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悉附于逐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訂庶幾粗有以見先生之意云

十書類編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十書者管氏弟子職曹昭女誠韓氏家祭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呂氏鄉禮范氏義莊規高氏送終禮高登修學門庭朱氏重定鄉約社倉約束也雖不專爲禮而禮居多故附之于此

廟議一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趙粹中揆進專爲太祖太宗東鄉之位乃哀董翁王普趙漢首議與一時討論本末上之時淳熙中也奉常雜錄一卷樂章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雜錄禮寺牲牢樂舞祝祠其樂章則祠祭冕

行用者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汝南袁郊之儀換郊宰相滋之于唐志作一卷

古今服飾儀一卷

陳氏曰題蜀人樊建紹癸丙序

考古圖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與叔哀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繪之于幅而辨論形制文字

陳氏曰其書作於元祐七年所紀自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圖而錄之

博古圖說十一卷

陳氏曰秘書郎昭武黃伯思長睿撰有序凡諸器五十九品

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李丞相伯紀為長睿志墓言所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悉載博古圖說考之固多出於伯思亦有不盡然者又其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夥蓋長睿沒於政和八年其後修博古圖頗採用之而亦有刪改云爾其書大抵好博會古人名字說已見前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款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

陳氏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製而記名物錄其款識品有總說以舉其凡而物物考訂則其目詳焉然亦不無牽合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北得漢匱因取一焉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匱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說曰周之君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為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是商書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癸公之子爵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匱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偁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偁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姑自名又以為襄公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木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

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
其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
可笑三也楚姬豎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為之說曰楚
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
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
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
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銷之銘曰
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
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鼻耳
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
觀此數說他可知矣又曰博古圖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
殫舉政宣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真束
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為乖盾然至以周吁為衛次夷高克為

衛文公將是此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矣可謂也

鐘鼎款識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圖之類然尤為詳備

按考古圖諸書晁氏以入小學門陳氏以入書目門皆
失其倫類既所考者古之禮器則禮文之事也故釐入

儀註門

中興禮書

中興藝文志中興禮書者淳熙中禮部太常寺編次中興以
來所行之禮也其間如內禪慶壽之類亘古所無可謂盛矣

謚別十卷

崇文總目宋沈約撰上采周秦下至晉宋君臣謚號而以周
公謚法為本云

謚法四卷

崇文總目梁賀琛撰初約本周公之謚法至琛又分君臣美惡婦人之謚各以其類標其目曰舊謚者周公之謚法曰廣謚者約所撰也曰新謚者琛所增也

晁氏曰約撰凡七百九十四條琛又加婦人謚二百三十八條

續古今謚法十四卷

崇文總目唐戶部郎中王彥威撰因舊謚品援集故事依沈約謚例記梁以來至唐得謚官稱姓名又以單複謚爲別

嘉祐謚法三卷

晁氏曰皇朝蘇洵明允撰洵嘉祐中被詔編定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六家謚法於是講求六家外採今文尚書汲冢師春蔡邕獨斷凡古人論謚之書收其所長加以新意得一百六十八謚芟去者百九十有八又爲論四篇以敘其

去取之意

六家謚法

陳氏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周沆等編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也今按周公卽汲冢書之謚法解春秋卽杜預釋例所載也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皆祖述古法而增廣之琛字國寶山陰人梁尚書左丞蒙字日用幽州人國初翰林學士此書嘉祐未編集英宗初始上

鳳湖李氏跋六家謚法二十卷嘉祐中范忠文與老蘇公及姚闢等所修六年十月始奉詔刊定八年上之蘇公之意有所未盡又別爲謚法三卷謚錄三十五卷於是古今謚法始粲然大備謚者行之表所以成德蓋考名易行使既沒之後是非較然先王所以深勸沮所從來遠矣後世循私之習勝

士一登大官身顯不問賢否例得美謚褒貶至是幾廢猶賴
學士大夫時起爭之公之此書雖格於一時異議卒不果行
而著書之意爛如日星固不害其傳百代之明法也惜謚錄
之書今獨皇朝者存而所次歷代十五卷俄空焉六家之得
失公辨正既無遺矣然其嘗攷之名周公者即汲冢周書謚
法篇名春秋者即杜預釋例謚法篇唐及國史藝文志皆不
載近世學者就二書中採出公固以疑其非古然猶未明其
為汲冢書與釋例故并及之

集謚總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緯撰凡一卷春明退朝錄嘗集類國朝謚幾
二百人緯任宗正寺丞日因宋氏之舊纂元豐以後遂得三
百餘人自宗室宰相以下分為九等其序略云有爵位已高
當得謚而未聞者若范質呂餘慶韓崇訓王博文姜遵王沔

是也

政和修定謚法

陳氏曰禮制局詳議官蔡攸等承詔修定全書八十卷大率
祖六家之舊為沿革統論一卷參照二十六卷看詳三十五
卷增立十卷合而為詳定六卷今惟修定六卷存而以沿革
繫之篇首按館閣書目亦闕參照二十六卷

鄭氏謚法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上卷序五篇中卷謚三等下卷後論四篇

議緯

隋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無命也必因積德
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溼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徃神明之
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術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
證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

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為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書等書漢代有邠氏袁氏說漢末即中邠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元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日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祆妄亂中庸之

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人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

圖漢舍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織緯之說起於
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
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
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
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矣二百
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
傳會符命其源寔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寢微矣考唐志猶
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
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僞妄矣使所謂七
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
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
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
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

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致堂胡氏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
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
竒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寢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
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
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
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字牢不可破邪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充紊於鬼神之理幽
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
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
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
謬於理也

隋志十三部合九十二卷

通計七書合三十二
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唐志二家九部八十四卷

宋三朝志四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家五部十二卷

易乾鑿度二卷

晁氏曰右舊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註按唐四庫書目有鄭玄註詩書緯及有宋均註易緯而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昔通儒謂緯書偽起哀平光武既以識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衆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識為符瑞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符堅之後其學始絕使其尚存猶不足信况此又非其真也

坤鑿度二卷

晁氏曰題曰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按隋唐

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周易緯稽覽圖二卷是類謀一卷辨終備一卷乾元序制記二

卷坤靈圖一卷通驗卦二卷

晁氏曰漢鄭玄註按隋志有鄭氏註易緯八卷唐志有宋均

註易緯九卷李氏本註與隋志同卷數與唐志同家本蓋出

李氏獨不載乾鑿度二卷而有乾元叙制一卷按後漢註七

緯名亦無乾元叙制

陳氏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

也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

易稽覽圖三卷

陳氏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備不同

乾坤鑿二卷

在晉義主

文法通考卷二

二

陳氏曰一作三鑿度題句據氏先文軒轅氏演籀蒼頡修晁氏讀書志云崇文總目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依託爲之

禮含文嘉

宋兩朝藝文志舊有讖緯七經雜解今緯書存者獨易而含文嘉乃後人著爲占候兵家之說與諸書所引禮緯率異不合故以易緯附經移含文嘉于五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九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輿 著

明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小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或成其物隨體詁屈日月是也象事謂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也象意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指事謂以類合紐以見指事也意上下是也象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指事謂以類合紐以見指事也類一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指事謂以類合紐以見指事也事今長是也文字之義物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漢與蕭何草律師古曰草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字千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

五音

六書

一

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

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

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

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

以摹印章也盡書謂為蟲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

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

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

改作也蓋傷其定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

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

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

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

造隸書矣起於官職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越謂趨

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

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曰并合也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此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復事也元帝時黃門令

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

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

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符順續蒼

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

章韋昭曰臣莊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凡一百二章無復字

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

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

并列焉

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

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

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

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
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造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
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
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
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籀中書書署書及書隸書漢時
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篆書楷
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
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倉頡篇三蒼碑
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
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
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
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
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

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
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
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洛陽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
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
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
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
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宋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雅附孝經六書爲小學隋
公其制唐錄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爲詁訓備傍音韻雜字
爲小學今合爲一自齊梁之後音韻之學始盛顧野王玉篇
陸法言切韻尤行於世

漢志十家三十五篇

入楊雄杜林
二家二篇

漢志爾雅以下四部二十六篇漢志元附孝經今釐入小學

隋志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七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卷徐結以下不著錄二十

三家二千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六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

爾雅三卷

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

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目置于小學之首

陳氏曰晉弘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與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朱子語錄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註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傳



士在漢書亦無可考

爾雅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

爾雅音訓一卷

崇文總自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爲尚狹頗
增益之

爾雅疏十卷

晁氏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畧命邢昺杜鎬等別
著此書

陳氏曰邢昺撰其叙云爲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
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惟俗間有孫
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勅校定以景純爲主共其事者杜鎬而
下八人

止齋陳氏跋爾雅疏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
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
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
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
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
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
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
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螻蛄爲對其事至淺諸
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
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
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
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

爾雅音各三卷

爾雅音各三卷

爾雅音各三卷

五

吳氏曰偽蜀毋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壽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于呼讀及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小爾雅一卷

晁氏曰孔氏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爾雅新義二十卷

陳氏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為雖使郭璞擁篲清道阪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父所引之說蓋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

云玩物喪志斯其為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適刻於嚴州為二十卷

注爾雅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先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註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以為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為經意此其為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博雅十卷

晁氏曰隋曹憲撰張揖嘗撰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後有張揖表憲

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
驗詳覆帝歎賞之

陳氏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于篇仍用爾雅舊
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
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
唐志今皆不傳

蜀爾雅三卷

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邕鄆云唐李商隱採
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埤雅

晁氏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
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氏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水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

為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
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求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
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急就章一卷

晁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
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
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
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楊雄子雲撰晉郭璞注今世所傳文或謬缺與
先儒所引時有差云

晁氏曰雄齋素油問上計孝廉異語心集之題其首曰輶軒

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予傳本於罽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存之然監本以秋佳爲秋侯以夏爲更引傳糊其口於四方作糊于口未必盡得也

陳氏曰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抱三寸弱絳齋素油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鈔摘次之於繁葛洪西京雜記言予雲好事常懷鈔題集從諸記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楊子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始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

莫深於離騷以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爲文蓋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一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頴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一鈔之云

釋名八卷

陳氏曰漢徵士北海劉廙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類義百姓曰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

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
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晁氏曰漢許慎纂李陽本刑定偽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 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
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
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本重永排斥許氏為臆說未有新定
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為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輩不甚相先
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據逐書十數條
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
土為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

夕寘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為天地
壹壹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助乃殂竄三苗為窳音碎三苗又
闕園升雲半有半無源有瓜而不敢以擷及以相陵懷維緇
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禱既
稠新臺有泚為有毗焉得諛草為安得蕙艸論語荷蕢為荷
史褻裘為謁衣又有路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諛源
接浙為澆浙澆其兩反左傳龍涼為號涼芟夷為發音發夷國
語觥飯不及壺殮為仇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冰為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
記賈耽鎮滑州見陽冰書歎其精絕因命陽冰姪騰集許慎
說文目錄五百餘字刊于石以為世法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晁氏曰高唐徐錯換錯以許慎學絕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
檢閱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錯楚金換為通釋三十篇部叙
二篇通論三篇祛要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錯至集賢
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錯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
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
及之者

巽岩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
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
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具以獻晉東萊愷
令吕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叙初
無移徙忱書其簡顧為它說採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今

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氏始

古文籀文疑是呂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見說文或在

水以前若說文元自有此則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或在

遺闕也戎字當時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有矣更詳之陳左

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
其部叙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
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強所修
也叔重專為篆學而野王雅以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微
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
固無譏焉大曆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
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
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
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鉉初
承詔與司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
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錯亡恙時鉉苦許氏

備矣與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
省功倍鉉又爲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
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
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大息蓋嘗謂小學放絕久矣欲
崇起之必以許氏爲宗而鉉錯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
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爲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
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閱然苟以四聲
則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
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
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畧其後雖許氏
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
爲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
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音有

誤科試乞別刊定卽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
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
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爲類篇卽以命洙洙
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較讐宿遷又
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目集韻類篇列於學
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
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久而唐儀鳳後
郭知之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
以切韻爲謬略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
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
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
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敘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
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爲定

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爲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礪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弃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跡姿媚耳偏旁橫豎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嗜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旣不以此試士爲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

生共講習此故先爲此五音韻譜且叙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其在武陵嘗與曹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叙固不暇存旣不存當時部叙則於偏傍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傍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實元所以旣修集韻必修類編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其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叙舊次其偏傍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媿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旣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

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頗或增或損而去鄉踰
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顧不復肯以
小字爲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東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
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爲古文奇字聲溢東南凡江浙偏勝與
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其乘暇則出五音譜求其是正焉仲房
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
試爲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
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爲本以徐氏爲本則所謂以聲相從
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叙亦何可獨異
蓋即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傍各以形
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譜於檢閱
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重部叙耳某曰叔重部叙舊次
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惟金實始通之其書要目

別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鑿版
流布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
載前記矣繇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
歷陽則徐競明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謙敵
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質繼斯水其辨形聲分點畫剖判真
僞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
甚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邪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
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棄家爲黃冠師
殆世外士陳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
姻戚苟入書藝一科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
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胸懷本趨遂并復古篇重刊刻云
不日其續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
光則但舉其先而畧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

平聲亦移載平聲六抵皆以類篇為定今編既改部叙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考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愨令呂忱撰大一山僧雲勝註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畧者凡五篇然雜揉錯亂未必完書也

異嚴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誤今五卷具在此說文部叙物無欠闕不應五卷外更有兩卷崇文及郡縣總目並無悅書余獨得之豫章但恨轉寫脫誤且它說雜揉其間非復悅書舊本也悅所增古文籀文今說文多已附見疑後人因悅書悉收繫許氏若許氏先自有之悅又何補焉隋氏又載宋楊州督學吳恭字林音義五卷悅書今間有音獨無吳恭

姓名仍無卷標署隱篇次第篇首又昭太一山僧雲勝註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悅書要為可惜亦古文籀文已附見說文外他字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而者故悅本書不可遽使散落須求善本校正之

玉篇三十卷

晁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還附于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讀如其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踈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訛世人以篆代難通今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六書

文

十

崇文總目唐釋慧力撰據野王之書裒益衆說皆標文示象
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總目道士趙利正撰刪畧野王之說以解字文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銳直集
賢院丘雍等重加刊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明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謬撰諸書爲
據凡三十五目

廣韻五卷

晁氏曰隋法法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
十三前有法言長孫嗣孫愐三序

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爲撰集長孫納

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者成

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云不知作者按國史志

有重修廣韻皇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令陳彭年
丘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爲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

以大宋重修廣韻爲名然則即彭年等所修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與領字訓等
本說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引它書爲解字五萬

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石苑

丞相溫文正公司馬先撰自序篇以爲備萬物之體用者無
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爲正先以
平生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

異辨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
云為時遷物變者亦畧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
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恍惚君子所當用心然
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
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
焉

類篇四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
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
以說文為本

陳氏曰丁度等既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
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為類篇與集韻並行自寶元迄治

平及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
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為本而例有九云

類濱蘇氏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
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千百而
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
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
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
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
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凡以其有聲存而
聲亡者未可以貴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
千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
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龜
攻臬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

者皆預爲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爲類篇以說文爲本而其例有八一日學槻同部而訥尙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艸舍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氛古氣類也而今附雨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死之附天至之附人凡字之變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玉朋之爲明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燭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編文若干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小學

禮部韻略五卷

晁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載加詳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丘雍景德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

祐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其曰略者舉子詩賦

所常用蓋字書聲韻之略也

千祿字書一卷

晁氏曰唐顏元孫纂以經史所用爲正世所行爲俗三者之

間爲通凡三體

林氏小說三卷

經籍 小學

通考卷一百九十

一

崇禎五年重刊

晁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陸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帚以堆爲聲罕云從追於聲爲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吅後獄省罕乃云象犬隍此恠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恠之論誠然

復古編二卷

晁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水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稱其精且博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攄

母魏國夫人墓道碑有書之魏字從山攄以爲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爲魏不從山者爲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攄不能強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爲之序

古文四聲五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撰博採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龍龕手鏡三卷

晁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爲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邪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

見舊題妄記之邪

英公字源一卷

晁氏曰皇朝釋夢英撰夢英通篆籀之學書偏傍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日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晶心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因此書正之柴禹錫為立石

釋鑿聿韻總五篇

洛陽僧鑿聿撰歐公序略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一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必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

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鑿聿為

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攷求前儒之失辨正

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櫛一有之於髮績

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

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

其尤盡心者韻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

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徃徃就一有非字而正焉鑿一無此字聿之

書韻一作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說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聳聳學者特禁絕之

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

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
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
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
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招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
慮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
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
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春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
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
缺已久春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
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
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
形其類不一先王畧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
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遽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變易必多
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
物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
且不問矣况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
有一字折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闕然
起而交訖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王元澤爾雅

王雱撰項平甫跋予讀王元澤爾雅為之求歎曰鶴呼以王
氏父子之學之苦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
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視楊子雲許叔重
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頰利而臣
高昌則已踈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懷補之以狡招合一
時之群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感吾國而覆之其達凶流毒

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祇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明
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為之津梁可不痛哉
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
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書一時稱之耜知中州日秦
御

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疊解備檢一卷

晁氏曰不見撰人名氏

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等第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
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
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
也牙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

矣切歸木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
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以後始
以之為文章至于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
十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
楚辭注其為書詳且博矣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大
歸亦如此以愚攷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不
得盡合者古之為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
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翻切之學
許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
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
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音同韻異若東

經音小學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

五

崇禎二年重刊

冬鍾虞魚模庚耕清青登蒸之斷斷乎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漢魏之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之爲釐慶之爲羗馬之爲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聲韻苟相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燔字必欲作汾汾反官字必欲作俱員反天字必欲作鐵因反之類則贅矣

廣千祿字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慎說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諧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爲廣千祿字書蓋廣唐人顏元孫之書也

陳氏曰唐顏元孫爲千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爲

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千祿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爲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千祿之名旣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千祿百福之義傳會焉

修校韻畧五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千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等書修校

韻畧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耒陽秦昌朝撰附前韻畧之後皆永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偏傍尚矣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畧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全書於此而校其偏傍旣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篆籀點畫於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

也

附釋文互注韻畧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

謝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畧曰季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

有所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傍訓詁學者易入焉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它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足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之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通一卷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肩吾撰

切韻義一卷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汴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祭鄭氏曰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智永千字文一卷

經籍小學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一

七

崇禎三年重刊

晁氏曰梁周興嗣撰釋智永所書

後村劉氏曰嘗疑千字文世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晁氏曰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釋易書詩并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羣經音辨七卷

晁氏曰皇朝賈昌朝撰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義議政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多通借音詁乃辨正之凡五門

佩觿三卷

晁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從以檢訛舛上篇論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博

陳氏曰忠恕為國子周易博士觿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任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以為尸解

翰林禁經八卷

晁氏曰唐李陽冰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墨薮十卷

晁氏曰高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五卷而梁武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別出

陳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

臨池妙訣三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之書

周越書苑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月成此書奏御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公權書又云七兄間稱名

而不臣似未精討論也

陳氏曰主客即中臨淄周越與其兄起比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間有之俗甚

唐藏經音義四卷

吳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鍾鼎篆韻七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其一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一卷者政和中王管衡州露仙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為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鍾鼎法帖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澂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之一首為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後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一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

隸釋二十七卷

隸續二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為之韻辨其文為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五音

下

九

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為之釋又為之
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
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字始連環二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畧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
西域流入中國而古人取音制字乃與韻圖吻合

論梵書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
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
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
以編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
相隨梵以橫相綴華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

譜然書但識其大畧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
故即音而借

又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
其簡不過數个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禮而有無字之
音焉華人若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
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
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
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
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錯銖梵人長於
音所得從文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
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
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入為賢智不識字人為庸愚

石鼓文考三卷

梁楷

大狀通考卷二百九

萬曆四年重刊

系集 卷之二十一 段四百四十八
陳氏曰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嘯臺集古錄二卷

陳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邕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之子未詳何王氏也皆錄古彝器款識自商迄秦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闕焉

前漢古字韻編五卷

東氏曰侍郎宣城陳天麟李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

班馬字類二卷

陳氏曰叅政嘉禾婁機彥發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廬作序

釋本法帖十卷

樂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鑄版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寔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它書御史所模尤踈闊夫獨前者縱學於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不近也

法帖釋文十卷

晁氏曰淳化法帖既已焚板元祐中有劉次莊者模刻之石復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為釋文行於世

陳氏曰劉次莊元祐中為官帖釋文刻石臨江而武岡又嘗傳刻絳州民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取劉本分入二十卷中

官帖所無者增附之

法書要錄十卷

陳氏曰唐大理卿河東張彥遠愛賓撰彥遠弘靖之孫二世
相閱其父文規嘗刺湖州著吳興雜錄

金壺記一卷

陳氏曰僧適之撰集書家故事以二字為題而注所出於其
下凡三百餘條

飛白叙錄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法帖刊誤二卷

陳氏曰黃伯思長睿撰淳化帖出於待詔王著去取時祕府
墨蹟真偽雜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備晉宋間名蹟遂至以江
南人一手偽帖竄入其間鄙惡之甚米芾南宮辨之十已得七

五長睿益精詳矣

法帖二卷

陳氏曰程耆年伯壽撰哀諸家鍾鼎圖說為一編頗有攷究
絲帖評二十卷

陳氏曰鄱陽姜堯章撰

山谷黃氏跋絳本法帖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
古人工書無它具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五月戊申趙正夫

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二人石庭簡椰子文黃庭堅

蘭亭博議十五卷

陳氏曰淮海蔡世昌撰世昌居天台陸放翁之甥博雅能詩
蘭亭考十三卷

山谷黃氏蘭亭跋曰王右軍撰敘序章號稱最得意書宋齊
以來以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火盜兵火時

法書要錄

法書要錄卷之九

七

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求師晚出所見好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于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有古人筆意耳褚庭晦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鄙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剝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

陳氏曰即博議也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人集蘭亭字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兼及石雷他書蹟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內翰文虎類如為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為刪改去此二篇固當而其他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此書累十餘卷不過為晉

人一遺帖自是作無益玩物喪志本無足云其中所錄諸家跋語有昭然偽妄而不能辨者不暇疏舉

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蔡嵩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

書苑菁華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書肆陳恩者集刻

按以字書入小學門自漢志已然歷代史志從之至陳直齋所著書錄解題亦以為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之工拙正適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於雅藝不以入經錄夫書雖至於鍾王乃游藝之末者非所以為學削之誠是也然六經皆本於字字則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屬乎偏旁音韻者則入于小學屬乎真行

草篆有別入于雜藝一書而所為二門於義亦無所當
矣故今並以入小學門仍前史之舊云

蒙求三卷

晁氏曰唐李瀚撰算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為韻語
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陳氏曰本無義例信手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訓誦
而已今舉世誦之以為小學發蒙之事

補注蒙求八卷

陳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
它人事

左氏蒙求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過於綱領者

左氏綱領四卷

晁氏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為儷句蒙求之類也
兩漢蒙求十卷

陳氏曰樞密吳興劉班希范撰紹聖中所序

十七史蒙求二卷

陳氏曰題王先生不著名或云王令也

本朝蒙求二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成都范鎮景仁撰

唐史屬辭五卷 南北史蒙求十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皆効李瀚也

班左誨蒙三卷

陳氏曰程俱致道撰

趙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 宗室蒙求三卷 幼學須知五卷

程氏曰餘符孫應符仲潛撰次此書本書坊所為以教小學

應符從而增廣之

童蒙訓一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

少儀外傳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爲本

大愚呂氏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中則定以是名焉某嘗侍坐蓋與聞所以爲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汨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之不待攷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

不泯矣

辨志錄一卷

陳氏曰皆已見上書而無次第當是草創本

小學書四卷

陳氏曰朱熹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朱子語錄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其箇是做人底樣子學之大小雖不同而其道則一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游侃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先生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工夫

小學字訓

程端蒙撰

至簡小學

文獻通考卷三百九十

卷五

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弟子職等五書一卷
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為一篇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一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史 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跡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揆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亦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迄于炎

經籍 史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崇禎二年重刊

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
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
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
其志以爲唐虞二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
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
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
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
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成光
武本紀擢固爲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紀二十
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
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
國之事唯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爲傳仍各依
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頴表奏

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
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
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旣近世
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
代有包愷蕭該並爲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
編之以備正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
於年蓋本於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
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爲
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
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
亂之事爲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爲詳用此言之編
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

爲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塵錄曰凡史官紀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歷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正史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

元附春秋今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畧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于六藝畧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

通計亡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零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史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一

三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編年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顏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

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北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畧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錄唐正觀中作高祖實錄自是訖皇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

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錄十九家三五卷

唐志實錄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

知錄以下不著錄

按實錄即是做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錄一門隋史以實錄附雜史宋志以實錄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

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雜史門今附此

宋書

宋書

四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起居注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復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偽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錄編年之外又有起居注類前代託註今推

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迄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必在有司不列于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二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餘卷

錄三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一家溫彥博以下不著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後來官制中起居即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云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本志元以實錄日曆俱入編年今除實錄入編年外

以日曆附起居注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公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

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
八書以紀政事二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
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
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斬荆
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
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裴駙爲之解云班固常譏遷論大
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
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
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日有所激而爲此言
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以儒術而罷黜百家
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共艾景尚黃老時人
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欲突經也武帝用法
刻深群臣一言許旨輒下吏誅而當刑 得以貨免遷之遭

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雄姦
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曰士窮窘得委
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
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故不
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參軍河東
裴駙集注按班固云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
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元漢斯以勤矣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
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
日者龜策斬荆傳欵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
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
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
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瑣不足道而其餘

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膳荀子禮論河間王樂紀傳靳列
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
生者名少孫裴駟卽注三國志松之子也始徐廣作史記
音義駟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
藝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
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爲
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
爲多故其用意遠楊雄班固之論不得實見班固司馬遷傳秦始皇
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
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鹿率 大史公三代本
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

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
則固好以劉季爲之則亦未濟事在 曹器遠云黃屋左纁
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其嘗謂以
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叙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
等是也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其嘗
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
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
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
之不穀此語最好其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
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
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
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
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文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

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行義為本他上
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
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
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為遷
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
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
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伯
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
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
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
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
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
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若有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
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添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効論語以空言著
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
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一指仲尼之意會詩書左
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
之世勤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
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
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比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
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

律物除得書之路未廣百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
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推前人之書必自成
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
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
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之言乃
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補
新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
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
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
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
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
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
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麟止

是史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年數張以七年而成

前漢書一百卷

晁氏曰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
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
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歿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曾世叔
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
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為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
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
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
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議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楊雄歆
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商
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顏師古

註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因父徐令彪叔皮以
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
續未詳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
之誅二百三十年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
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
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為章帝時非也固
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
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已說遂成
一家世號杜征南顏蓋為班史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
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
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
良史善叙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
之旨遠矣春秋蓋三萬言而已

夾漈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蕭宗問以
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
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
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蕭宗知其淺陋
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佳駟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
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
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
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創於秦項
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
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
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耻况又有
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徃徃出固之胸中者古

經籍百
卷之六
史記卷之六

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
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備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
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
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
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
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
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
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闢矣凡左氏之有
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
不爲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
旣載褒貶善惡足爲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
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元謂爲贊豈有褒
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譏或謂之評皆效

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
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
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詳見經傳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成韶音節超詣
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
然如出兩手

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爲精盡然有失之
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予之假借從而釋之旣云它皆
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然有字義不深秘旣爲之辭而
有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
四言之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顏自注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
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然繁翰墨殆與今書相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韋希元等作註物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衆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畧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允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三十卷晉秘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卿補注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情顯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曄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朱子語錄曰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再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

官可攷班固亦不過綴緝所聞為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轉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者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苟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慙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臧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歎稱壽書今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

官標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廩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叙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為率畧松之在元嘉時承詔為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畧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為已任者豐祐間南豐呂南公銳意為之題其齋曰衮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間吳興鄭如幾維心嘗為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

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槩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畧曰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為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畧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

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玉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書者併善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為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于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主文之書皆前善之辭惟
平辛丑益小帝炎興元平祭
臨古以非國史為美善亦
冀而州殿吳千下古昔是
非之原於因史也世流對
賦本博烟題題論五茲而不
千三百餘言大旨部然區以
日其書已毀而詰也亦存之
具於書藝文志又本博太平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二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興 著

明蘄陽 馮 天叙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正史

晉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
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
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
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
胡羯氏羗鮮卑割據中原為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
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
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
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唯晉叢冗最甚可以無

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
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夾漈鄭氏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
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
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
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
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
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

晁氏曰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
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爲精詳但本
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
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

多有異議之類是也後亦武帝知而不以爲非嘉祐中以宋

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并亡缺始詔館職讐校曾鞏等以秘

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

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

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頴之學官民間傳者尚

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

并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

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

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

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陳氏曰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勅爲一史起

義熙迄大明自宋光以來闕而不錄今新史始義熙終昇明

三年獨缺劉彥之傳館閣書目謂其志載兼魏晉失於限斷

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二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甚矣

崇文總目其書雖諸志失於限斷然有博洽多聞之益今世所傳文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今闕謝靈運傳文注訛駁

水心葉氏曰遷固爲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畧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范曄廢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魏以來最爲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事旣不能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已但其體煩雜非復前比殆成會要矣學者立乎千載之後攷見始末當在相承如一日若姑競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南齊書五十九卷

晁氏曰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載識圖識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

陳氏曰子顯齊豫章王疑之孫本傳稱六十卷

南豐曾氏序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強而有耶

梁書五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徵唯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皆出思廉思廉名簡以字行

陳書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陳嘗刪撰

梁陳事未成陳亡隋文帝問之察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上之觀訖而沒察且死屬思廉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其書世亦罕傳多脫誤

陳氏曰思廉採謝旻顧野王等諸書綜括爲二史以卒父業南豐魯氏序曰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氏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

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時各疏十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攷也而當時之事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沒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

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
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官其
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魏收本傳收修魏書不甚能平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
錄飾以美言夙有怨言多沒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
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
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
其善時謂之穢史

崇文總目齊天保中始詔收撰魏史收博采諸家舊文隨條
甄舉綴屬後事成一代大典追敘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
靜作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
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然收詔于齊氏

言魏室多所不平至隋開皇中勅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壽
作北史並行於世與收史相亂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僅九
十餘篇

晁氏曰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大和後始有李彪
崔鴻等書魏末山偉纂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莫
不紀一文宣時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
之悉焚舊書多誚謏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夙有怨
者多沒其善黨北朝貶江左時人疾之號爲穢史劉知幾謂
其生絕胤嗣死逢剖斷皆陰隱所致後隋文帝命顏之推等
別修唐貞觀中陳叔達亦作三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
命劉恕等校正

陳氏曰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爲編
年體李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收搜採遺亡綴續後事備一代

史籍上之收論言收著之不平詔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訢者百有餘人衆口喧然號為穢史僕射楊愔高德正與收皆親抑塞訢辭遂不復論今紀闕二卷傳闕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闕天象二卷收既以史招愆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中興書目謂所闕太宗紀以澹補之闕志以太素書補之二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也

後魏書紀一卷

崇文總目魏澹撰初高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事叙事不倫詔澹別成魏史澹斷自道武下迄恭帝為十二帝紀七十八列傳史論及列目錄一篇合九十二篇退東魏靜帝稱傳矯正收繪之失收天子名則書太子名則諱澹皇帝名書太子自收諱大武獻文之弒使同善終天年

書之以懲逆收書敵國皆曰死澹書曰卒體裁簡正帝甚善之然世以收史為主故澹書亡闕今晚紀一卷存

後魏書天文志一卷

崇文總目唐張太素撰魏書凡百篇今悉散亡唯此二篇存焉

北齊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記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父稱帝流亡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周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高祖德芬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蚪隋牛洪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芬請撰次乃詔與陳

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紳秉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
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
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文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
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陳氏曰初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
撰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澹
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信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
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
監而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隋書八十五卷

晁氏曰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
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復又
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

詔編第八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洋風

獨作

陳氏曰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
夾滌鄭氏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
以來皆不及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
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
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
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
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脩紀傳而以
十志傳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晁氏曰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
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

就而卒延壽後預脩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
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為
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
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崇文
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為之序序今闕
遜齋陳氏曰李延壽著南北史能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
亦謂其刪畧穰辭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為
繁猥
司馬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
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覽乃
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
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功謂陳
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

唐書一百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于開元凡一
百一十卷述因競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
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
卷而史官令孤昉等復於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而不加卷洪
今書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詳撰人

唐書二百卷

晁氏曰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韋述舊史增損以成為帝紀
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繫累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又是非
失實其甚至以韓愈文章為大紕繆故仁宗時刪改焉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
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而其

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謂永叔學春秋務務於字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實之歎焉

陳氏曰初慶曆中詔王堯臣等修史而宋就三和初乃命修為紀志祁為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嘉祐五年上之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一十一志三表四故其進書上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第嘗增秩訓詞劉敞原父所行最為古雅曰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敗成壞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修史立紀統裁成大體范鎮等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

大典乃立閱富精覈度越諸子矣校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書於天下使學者咸觀焉舊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今按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贊多用儷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為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略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豁體識者病之歐公嘗卧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耶温公通鑑多据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為亡謂也劉元城亦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云

宋氏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聲非所宜云

高氏緯略曰仁宗詔重修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列傳文彩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上公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公聞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善古未有也然宋公却曾自撰紀表志今其家猶有此本世人固未嘗見之耳

平園周氏曰景文之於唐史刪煩為簡變今以古用功既至允宜不苟也如吳兢一傳具藁不知其幾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虛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監修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可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為過特恨其晉出帝論以為因濮園議而發云

陳氏曰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允足以為世

訓然不為韓曄眼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也

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國史紀十卷志六十卷列傳八十卷呂夷簡等撰初景德中詔王旦先文元楊億等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至天聖五年詔夷簡宋綬劉筠陳堯佐王舉正李淑黃鑑謝絳馮元加入真宗朝史王曾監修曾罷後簡代八年書成計七百餘傳比之三朝實錄增者大半事覈文贍褒貶得宜百世之所攷信云

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也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奉御監修王珪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賜銀絹有差蘇頌黃履林希蔡卞劉奉世以它職罷去吳充宋敏求前死皆有錫賚紀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實錄事迹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

四朝國史三百五十卷

陳氏曰紹興二十八年置修國史院修三朝正史三十一年提舉陳康伯奏紀成乞選日進呈至乾道二年閏九月始與太上聖政同上淳熙五年同修史李燾言修四朝正史開院已十七年乞責以近限七年十月修史王希呂奏志成十二月進呈至十三年修史洪邁奏昨得旨限一年內修成列傳今已書成十一月與會要同進蓋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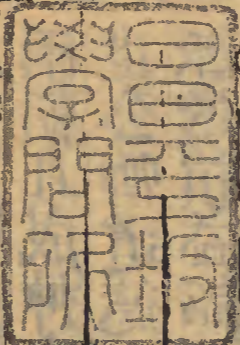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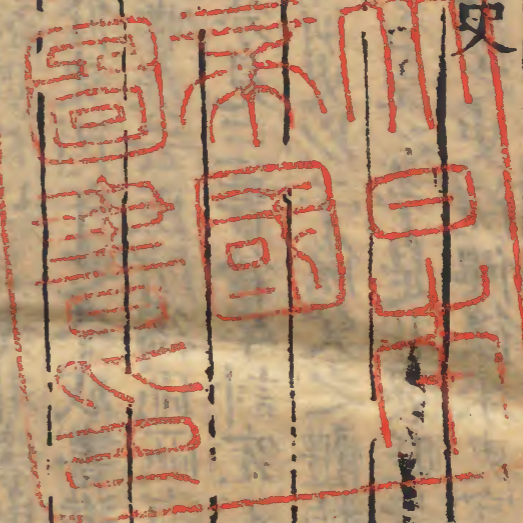
知其幾矣

中興藝文志紹興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紀成乾道初進時洪邁已出李燾未入館史官遷易無常莫知誰筆後又進欽宗本紀詔通為四朝國史乃修諸志未進而燾去國淳熙初志成燾之力為多召修列傳垂成而燾卒上命洪邁專典之初邁以孫覲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貫蔡攸梁師成譚稹朱勔种師道何桌劉延慶聶昌譚世勳等列傳覲頗徇愛憎邁多採之邁又奏四朝諸臣有雖顯貴而無事跡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不為立傳踰年書成為列傳八百七十邁又嘗欲合九朝三史為一書而不及成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各自記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成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而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此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所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求思儋宮之役才歸即去國无

兼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
且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右正史



之一百九十一

寬政戊午

